

以在地化元素拉近諾貝爾化學獎與化學課的距離

林瑋慈、羅尹悅*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yylo@mail.shu.edu.tw

摘要：每年十月諾貝爾化學獎揭曉，往往因研究前沿、媒體轉譯失真及升學壓力，成為教學現場難以接住的機會。過去台灣科學新聞常仰賴外媒二修轉譯，易產生訊息流失的「雙重媒體災難」，且報導重心常偏向社會標籤而非教育意義，增加教學引用的門檻。然而，2017 年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SMC) 成立，並於 2021 年起推動即時線上記者會，成為轉折點。透過系統性匯集本地學者觀點，報導的消息來源從國際機構轉向國內科研社群，降低了對外媒的依賴，並建立「在地校正機制」。研究分析 2015 至 2024 年間 122 篇報導發現，SMC 的介入顯著提升了研究意義的解釋深度，並統一專有名詞翻譯。這種在地化的詮釋不僅讓科學知識更貼近台灣學生的學習脈絡，也讓「科學家」角色更具體。教育者可將此類具本地觀點的報導視為教學資源，引導學生辨識研究意義，讓諾貝爾獎不再只是「外國人的事」，而是能啟發思考、連結既有化學知識的時事契機。

■ 前言

每年十月，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名單公布的消息傳進教室，作為化學教育者可能也有過這樣的經驗：一個學生抬起頭問，「老師，這個跟我們學的有關係嗎？」即便我們知道生活中無處不化學，一時也不清楚該從哪裡說起。幾天後，話題隨著媒體熱度退去，課程繼續往前走，一個可以認識前沿研究的機會，就這樣錯過了。

於是，諾貝爾化學獎似乎是一個「應該很重要、但就是很難接住」的教學機會。然而諾貝爾獎研究往往站在科學前沿，與高中課綱的距離遙遠；媒體報導往往是最直接的中文素材，卻品質參差不齊，教育現場即便想使用，也不確定哪些內容值得信賴；加上考試導向的課堂壓力，讓延伸討論顯得像是一種奢侈。

本文想要嘗試討論的，則是該如何讓「接住」有可能。從媒體報導的角度來分析，討論報導可以成為怎樣的教材補充資源嗎？而近年來台灣本地科學傳播生態的變化，又如何讓這件事變得更有可能？

■ 新聞與教材的距離：雙重媒體災難

在討論媒體報導能否進入課堂之前，我們需要先理解一則諾貝爾化學獎新聞，是怎麼來到讀者眼前的。

台灣科學新聞的資訊來源常仰賴英文資料，特別是像是英國《每日郵報》，這樣通俗又受歡迎的媒體。這些媒體往往已經將艱澀的科學語言轉換成日常語言；然後台灣的記者再進一步，將這些英文內容轉換成台灣讀者熟悉的語境，才能產製出中文新聞。換言之，依賴英文媒體的台灣科學新聞，在整個產製的過程裡多數經歷到兩層媒體語言的轉譯，第一層是由英文媒體將英文科學語言轉為英文日常語言，第二層由台灣媒體來執行，將英文媒體語言轉為中文新聞語言。於是，為了讓科學成果更能為台灣讀者所理解所進行的種種轉譯；每一次轉譯都是一次潛在的訊息流失或變形。Huang (2014) 視這個產製過程稱為「雙重媒體災難」。

從記者對於科學新聞的認知角度來看，記者認為新聞最重要的功能是「告知社會大眾重要的資訊」，相比之下「激發大眾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就沒有這麼重要(陳憶寧, 2011, p.162); 而即便記者們認為「媒體上的科學新聞對公眾很重要」，但是他們也傾向認為，實務上「許多複雜的科學研究結果被記者過度簡化」(陳憶寧, 2011, p.164)。

對於希望讓課堂可以接到時事的第一線教育工作者來說，這個過程有一個很實際的影響：新聞報導是「時事」的重要材料，但是「教育」不是報導的主要目的；而經歷過雙重轉譯的報導，除非拿出原文比對，不然我們很難知道它在哪裡被簡化。原始的科學成果可能很紮實，但報導標題寫的可能是諸如「台灣女婿」，以吸引眼球的社會標籤走到前台。

■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的介入：系統性的在地化

台灣的科學傳播生態，在 2017 年有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轉折。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2026) 在這一年成立，核心目標是透過搭建科學家與記者之間的橋梁，讓媒體在報導科學議題時，能夠更方便地取得本地專家的觀點與詮釋。科技媒體中心希望以提供高品質科學資訊給記者的方式，增加整體台灣科學新聞的廣度與深度。自 2021 年起，科技媒體中心開始在諾貝爾化學獎公布的第一時間，籌辦線上記者會，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即時解說，並且發布會後新聞稿。

為了觀察科技媒體中心的加入，所帶來的具體影響，我們分析了《中央社》、《自由時報》、《聯合報》及《關鍵評論網》自 2015 至 2024 年間，共 122 篇關於諾貝爾化學獎的報導內容。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研究內容與意義」一直是報導的基調；而「與台灣的連結」，則是台灣媒體長期以來重要的切入角度，舉凡得獎者曾來台演講、與台灣學者的私交、指導過台灣學生，或是曾獲頒唐獎等，都是常見的報導切入點。

在 2021 年前後，這些在地連結的產製方式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此之前，這些切入點的出現主要依賴個別記者自行尋訪國內學者，因此報導的深度與廣度，高度取決於記者個人的知識背景與人脈網絡。2021 年之後，科技媒體中心的線上記者會一次性匯集多位學者的觀點，

系統性的提供報導內容素材，不再讓報導品質受限於個別記者本身的資源。

消息來源的結構也隨之改變。過去報導的消息來源多仰賴諾貝爾獎委員會、BBC 或日本媒體等國際機構；介入後，中央研究院的出現頻率明顯增加，台灣相關領域學者的引述也大幅增加。這意味著，在新聞寫作的過程裡，台灣媒體可以降低對外文媒體的依賴，直接從台灣的語境裡來理解研究；更重要的是，台灣讀者現在更容易在報導中看見本地的科學社群如何看待這些前沿研究，而不只是來轉譯自他國媒體。

■ 讓在地化報導成為教學資源

單就報導文章內容，我們的長期分析指出，研究內容與意義一直是諾貝爾化學獎報導的主軸。科技媒體中心的參與，例如邀請專家，舉辦線上記者會、主動翻譯諾貝爾獎的官方新聞稿、或是發布會後新聞稿、替專有名詞保持一致的翻譯等，由專家直接說明諾貝爾獎的研究意義，降低「雙重媒體災難」的風險。這些都讓台灣媒體的報導內容帶來整體的正面影響，不再讓這類新聞僅依賴記者的個人資源。

在地學者的說明，為科學新聞產製的過程增加了在地校正機制。除此之外，本地學者的詮釋往往比國際媒體的翻譯更貼近台灣學生的學習脈絡。當一位在台灣任教的化學學者說明「這個研究跟我們過去理解的哪裡不一樣」，這樣的語境對學生來說遠比編譯自 BBC 的段落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引發對話。本地學者的出現讓「科學家」這個角色變得更具體。當學生看到任職於台灣學術機構中的研究者出現在報導中，評論一個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科學研究就不再只是「外國人在做的事」，而是一個學生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也能接觸、甚至未來參與的場域。

這也連帶點出，與其用高標準的方式，期待媒體報導作為知識權威來源；不如將媒體報導視為一個「科學解釋的示範」；在精確與易懂之間取得平衡，也是化學教學每天面對的挑戰。帶學生閱讀並討論一篇報導，從報導的字裡行間中，辨識出研究問題、意義和突破，甚至是找出研究限制，就是對於研究精神實踐的觀察。

我們希望每年十月的諾貝爾化學獎，不必再是一個「接不住的機會」。台灣科學傳播生態的改變，讓我們現在有機會找到更貼近本地脈絡、更有助於課堂對話的報導資源。對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或許最值得嘗試的，是在獎項公布後找到一兩篇有本地學者詮釋的報導、搭配科技媒體中心提供的會後新聞稿，不僅可以用來「教這個研究是什麼」，也可以用來問學生：「這個研究，跟你已經知道的化學，有哪些新的思考與意義？」

■ 參考文獻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2026)。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https://smctw.tw/about-smc/first-smc/>

陳憶寧 (2011)。當科學家與記者相遇：探討兩種專業對於科學新聞的看法差異。 **中華傳播學刊**，9，147-187。

Huang, C. J. (2014). Double media distortions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 an analysis of ‘compiled science news’ transforming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2), 128–141.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3.835328>